



往事情怀

## 过年是一种祝福

文/林丛中

孩提时的我们就数着日子盼过年，巴不得时间过得快点、快点、再快点。

关于过年，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份独特的回忆，或是儿时父母给予的淳朴满足感；或是家人闲坐、灯火可亲的温暖闲适；或是从前过年的时光保留了儿时一段纯真的情愫；或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让我们格外珍惜一道美味的家乡菜、一个热切渴望的红包，盼过年的心情也更为浓烈。这几天，那些关于过的已经久远的记忆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。

我是在江南小城长大的，记忆中我们最开心的莫过于期盼过年。儿时的老家都不富裕，孩子们平时很难穿新衣服，吃到好东西。因为那时候的小孩是没有如今那五花八门的零食可吃的。而过年时可以吃到平时很难一齐上桌的鸡鸭鱼肉，也能穿上一年难得穿到的新衣服，还可以吃糖果、各类炒货、放鞭炮，过年这几天大人大多也不批评小孩，可以让孩子们尽情地玩，还有为数不多的压岁钱……

儿时的过年是很热闹的。腌咸肉、酱蹄膀、买年货、做圆子、做喜蛋、做春卷、杀鸡宰鸭、清洗年货、打扫屋子……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屋里屋外到处充满了浓浓的年味。过年，是阳光下晒着的一排排咸肉、酱肉的香味，弥漫在老宅的屋檐下；是一种在杀鸡宰鱼的气氛中，还能时时听到的鞭炮声；是一种藏不住的满心欢喜，张扬在人来客往的餐桌上一张张的笑脸；是一种枕着压岁红包，在睡梦中露出了笑容的孩子的脸。在那种忙忙碌碌和喜气洋洋中，把过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。不管过去了多少年，母亲做的一手家常菜还是回味在我的鼻尖，那味道，岁月是冲不掉的。

记忆中过年，母亲是要做糯米圆子的。做的圆子外观漂亮，圆子有白、黄、青三种颜色，形状多样。分别是：纯糯米粉做成的白圆子，用南瓜叶子做成的青圆子、用黄南瓜做成的黄圆子等。经上灶蒸熟后，非常好吃，香糯可口。这也是母亲祝福全家人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的好时机。

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大年三十。老宅厨房里，烟熏火燎，雾气腾腾，父亲杀鸡炖肉，母亲忙着做喜蛋、炒菜，我则帮忙烧火，灶膛里噼噼啪啪，映红了我稚嫩的脸……妹妹们负责摆放碗和筷子，等着那桌馋人的年夜饭……然后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回味过去的一年，相互祝福，期待新年，其乐融融。大年夜，小城的家家户户都会放爆竹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夜空，充满着浓浓的年味，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从大年初一开始，家家户户就开始拜年，走亲访友，到处洋溢着过年的喜气，这种年味和气氛会一直延续到元宵节后才渐渐散去。

过年，是我们对生活隆重的仪式感，这仪式不仅是一种程序，它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依归，也是对生活意义的求证。如果我们丢掉了全部的仪式感，将无法感知到时间的脚步。或浓或淡，我们都会以不同的过年方式赋予亲情、岁月以美好寓意。

过年，是一种习俗，更是一种祝福，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新的期望。不管我们在哪里过年，那些关于过年的美好记忆一定都会珍藏在心底，会让我们时常去咀嚼，去回味。

人生絮语

## 我到山里过大年

文/李晓

腊月的一天清晨，窗户上爬满一层霜花，刘哥给我打来电话说，他马上就要回乡下老家过年去了。

认识刘哥那年，他还是城里一个建筑工地的架子工。7年前，刘哥在城里买了房子住下，但乡下老母亲一直不愿意来城里居住。没有老母亲的地方，咋叫过年呐，刘哥跟我说。

在这个倦鸟归巢的腊月，我羡慕那些有老家可回的人。

我赶到车站给刘哥送行。平时，我与刘哥来往不多，但年关来临前，我特别想跟他在一起，他给我慌乱的心情压惊。

“要不你跟我回老家去看看吧，正好你这两天休息。”刘哥邀请我。正中下怀，我决定跟刘哥去他老家看看。

刘哥的老家，离城只有70多公里。沿途公路都经过整治成了宽阔的油化路。

我望见了刘哥村子里老烟囱里冒出的炊烟。刘哥的老母亲，翻过年就80岁了，面目清矍仁厚，笑容慈爱可亲，动作干净利索。刘哥的家，是二层青砖小楼，墙上苔藓漫漫。院坝竹竿上，晾晒着腊肉腊肠腊鱼，蒸腾着的气息是最浓郁的年味，一同参与这些腊货酿制的，还有阳光、山雾、地气、鸟鸣、人声。老母亲在家养了10多只鸡，其中几只鸡冠高耸、尾羽挺翘、身躯雄健的大公鸡，神气凛然地在院坝上迈着正步。刘哥说，今天你来了，杀鸡。

入夜，刘哥家那个铁钩悬挂的老鼎罐派上用场了，木香沉沉的老柴块燃起的火舌熊熊，欢快地舔着锅底，鼎罐里传来咕嘟咕嘟声，腊肉土鸡混炖的浓香弥漫了屋子。老母亲从泡菜坛子里抓起酸鲊肉，放在大铁锅的竹蒸笼里，加了红薯用柴火猛蒸。那口泡菜坛子，是1986年刘哥从镇上铺子抱回家的，包浆浸透的泡菜坛子俨然如古董般肃穆。我与刘哥喝着他用山枣泡的酒，吃着香喷喷的土菜。

刘哥家的嫂子专为我铺了新棉被，嗅一嗅，有山风与阳光的味道。深夜醒来一次，隐隐犬吠是这

个静谧村子里传来的天籁。天刚蒙蒙亮，我起床到刘哥家后山走走，林木苍苍掩映的山路上，我看见一支送亲的队伍走来，新娘子穿着绣工精细鲜艳夺目的无领滚边右衽开襟新衣。刘哥告诉我，土家人结婚，有在早晨办结婚宴席的风俗。

早饭是刘哥家嫂子做的，阴米（糯米蒸半熟后晾干而成）煮鸡蛋，特别香。饭后我又去山道上散步，一个担着筐的农人，他去乡场上卖藕，眉上挂霜的农人正给一个来走亲戚的外地人指路：“往前走，走到前面一棵皂角树，再前面，有一户养鹅的人户，继续走，有一座石桥，石桥旁边办席的就是他家了。”

我尾随那人而去，果然有一户养鹅人家，一群早起的鹅，正在山道上扬颈抬掌慢条斯理走着，嘎嘎嘎的声音，让醒来不久的寂寂群山不再是一种幻觉。

上午，阳光穿过棉絮一般的云层，撒在村子的山山岭岭上，远远望去，山林高树如镀了一层金光闪闪发亮。刘哥家院坝上的簸箕里晾晒着糯米汤圆粉团，那是屋檐下一架老石磨咿咿呀呀转动中流出来的琼浆玉液制作而成。

刘哥说，再过几天，他就用快递把腊肉、汤圆粉、红薯粉、豌豆粉条给在上海的儿子寄去。这些老家食物，味蕾上的记忆，会让儿子记得根在哪里。

我回城后的第五天夜里，城市灯火中刘哥又打来电话，他说下午去祭奠了祖先，邀请我腊月二十八到他家团年。当地人有在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提前两天团年的习俗，那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人沿袭下来的“赶年”。

刘哥说，春节前，他已把老院子四周的墙刷得粉白，院旁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，华盖如云，枝叶间闪烁着勤劳朴实村人岁月的流光。春节里，回来团聚的老乡们将在这棵树下诉说绵绵乡情。

我答应了刘哥。去山里团年，让我采集滚滚地气，在兔年与龙年天光雨露的交替中，完成我对年的一种郑重交接仪式，憧憬着人间又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。